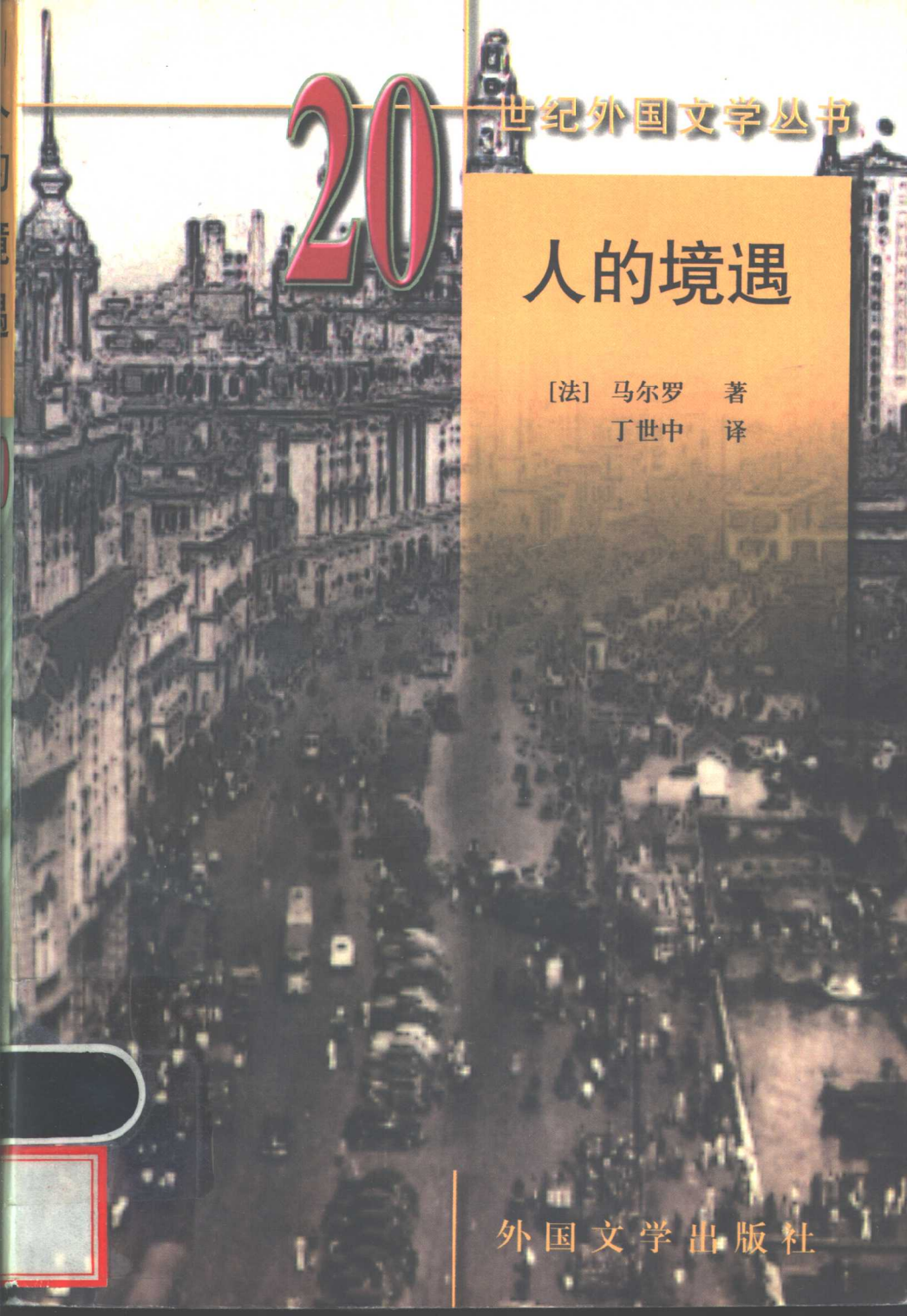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人的境遇

[法] 马尔罗 著
丁世中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565.45
7726

180172

人的境遇

[法] 马尔罗 著
丁世中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2670

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Éditions Gallimard, 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境遇/(法)马尔罗著;丁世中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3-1

I. 人… II. ①马…②丁…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823 号

责任编辑:钱翰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1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3.00 元

前 言

安德烈·马尔罗是法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一九〇一年生于巴黎，早年就读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一九二三年后到过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等东方国家。一九二七年回巴黎，加入文学团体“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三四年任世界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七年在马德里创建国际飞行中队，对抗击法西斯势力的西班牙共和军给予了有力支持。一九三九年加入法国装甲部队，一九四四年参加抵抗运动游击队，曾两次被俘。战后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中任新闻部长和主管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主要作品有《纸月亮》(1921, 诗体小说)，《征服者》(1928, 写1925年中国省港工人大罢工)，《王家大道》(1930)，《希望》(1937, 关于西班牙内战)，以及多部文艺评论，自传体小说，回忆录等。

本书《人的境遇》(又译《人的状况》或《人类的命运》)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汉口工人运动为题材，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小说一开头描写了革命者陈大儿的一次恐怖活动，引出在共产党领导人强矢·吉索尔和俄国顾问加托夫指挥下，上海工人武装小组夺取弹药，组织武装力量同反革命斗争，以及在革命对象发生变化后谋杀蒋介石的行动。强矢的父亲老吉索尔是社会学教授，对包括陈、强矢在内的青年人有重大影响，但老人从不参与行动。强矢的未婚妻梅充当革命

营垒中的医护人员。次要人物白、孙以及唱片行老板陆有顺各有特色。反革命营垒的主要人物“军事总督”、蒋介石等没有直接出场,但寥寥几笔的侧影反映出他们的残暴狡诈。法国垄断资本家费拉尔勾结法国政府,企图在中国和亚洲发大财,从幕后支持蒋介石反革命势力。蒋的保安头子柯尼希极端仇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两面人物克拉皮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投机取巧,行动诡秘。小说的最后部分详细描述了在革命暂时失败后,加托夫、强矢面对酷刑和死亡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强矢牺牲后,老吉索尔和梅逃到日本,怀着对未来的期待,继续生活和抗争。在故事发展的主线中,还穿插了强矢、陈对汉口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访问,在要不要向蒋介石缴械的问题上,反映出基层战士与“共产国际”观点的尖锐矛盾。总的说来,本书以不太长的篇幅,借助电影蒙太奇式的技巧,从各个侧面写出了在关键时刻各种人物,各种力量的聚散离合,特别是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生与死的不同态度。

马尔罗在哲学思想上受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和十九、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及施本格勒的影响,认为人是动物中惟一预先知道自己将要死亡的种类,死亡是“荒谬”的,人便要根据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境遇作出反应(或者“逆来顺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反应)。马尔罗自己的“反应”就是不断地“行动”,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他不愧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大人物”,除去早期的一些探索外,从声援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起,到积极投身西班牙和法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到二战后的政治活动和言论,都表明他在政治上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有积极意义的,他在哲学意义上的“行动”不是盲目无效的,在七十五载不算太长的生命中,他实现了“自我价值”,维护了“人的尊严”,没有被“荒谬的”死亡所征服。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中,各种人物

的反应和“行动”就极为参差不齐，有前述主要人物加托夫、强矢等的正面“反应”，也有众多反面人物吃喝嫖赌之类无奇不有的“反应”，用以证明他们各自认同的“价值”；侨居上海的比利时“小人物”赫梅里克贫困潦倒、饱经磨难，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在马尔罗笔下也是一种独特的“反应”。

综上所述，与其说《人的境遇》是一部政治小说，毋宁把它看做一本哲理小说。有了这种基本理解，就不难明了书中的偏颇、失实以至某些扭曲之处，而不必过分拘泥于细节。另一方面，马尔罗无疑对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怀着同情，后来他在文化部长任上曾积极计划推动中法关系和文化交流就是一个旁证。译者曾与马尔罗部长有过一面之缘，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朴实、敏锐、智慧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马尔罗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他的遗骸迁葬法国伟人的墓地先贤祠，成为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之后受此待遇的第五位法国作家。按照他的创作成就及政治影响来看，马尔罗无疑是当之无愧的。

丁 世 中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

内容说明

本书是一部以西方人的眼睛看中国革命的优秀文学作品，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曾轰动法国，获得该年度文学大奖——龚古尔奖，作者马尔罗(1901-1976)也因此一跃而跨入法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小说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运动为题材，以革命者陈的一次刺杀活动为引子，描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人强矢·吉索尔和俄国顾问加托夫指挥下夺取上海的武装起义，描述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本书表现了人在被异化的社会中，如何捍卫人的尊严，寻找作为人而生，作为人而死的意义和勇气。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献给艾迪·杜·贝隆

第一部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深夜十二时半

陈会掀开蚊帐吗？会隔着蚊帐刺下这一刀吗？一种不安的心情，惹得他胃部绞痛起来。他相信自己十分坚强，但这会儿一想到这件事便木然。眼下，从天花板垂下的这块细白布令他好不困惑：它笼罩着一具身躯，淡淡的，比人影儿还轻细。仅有一只脚伸出来，因为睡姿约略有些倾斜，却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的脚。光的惟一来源是附近一座大楼，射进一大块长方形的淡淡的灯光，被窗棂的格子切割成小块，其中一块恰好照到脚下的床，似乎有意烘托它大而有力。四五只喇叭齐鸣，尖啸刺耳。难道 he 被发现啦？战斗！同已经处于招架之势、但毫不放松警觉的敌人战斗！

这阵声浪渐渐消失：大约某处堵车了（远处杂乱的人群中，此刻还有堵车现象……）。他向那堆柔软的细白布和长方形灯光折回：时间已融入夜色，白布和光影愈显示出静态。

他反复自语：这家伙非死不可，让他不得好死！他明白自己是来除掉他的。被捕、杀头都不在话下。眼下惟见这只脚，这家伙他是杀定了的，却万万不能让他抵抗：倘使他抵抗起来，就必定要出声音，要呼救……

陈眨眨眼，不胜嫌恶地发现：自己不是当初以为的战士，而

只是施行宰杀的祭司。祭献也不仅是向选中的神明，因为他向革命的祭献遮饰着某种深沉的世界。相形之下，不平静的沉沉黑夜竟变成光明。“暗杀不仅是一杀了事……”，他双手插进衣袋，很是踌躇。他右手握一把折拢的剃刀，左手攥着短匕。他使劲往裤兜里塞，仿佛黑夜还不是掩护。剃刀顶稳妥啦，但陈觉得绝不可用。短匕不太令他嫌恶。他松开紧攥剃刀柄的手指。短匕是不带鞘的，裸放在裤兜里。他将短匕换到右手，左手垂贴着粗毛衣。他轻举右臂，惊异于周围依然那么安静，似乎这姿势本该引起什么东西跌落。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行动之权依然在他手中。

这脚是一具活物，如沉睡的动物。它是一具躯体的终端吗？“我成了白痴吗？”得看着那具躯体！那具躯体、那只脑袋！为此就得走到灯影中，让矮胖的身影掠过床面。皮肤的阻抗力究竟有多大？陈抽搐了一下，把短匕扎到了自己的左臂。疼痛的感觉（他已不能想象这左臂属于自己），还有这家伙万一惊醒造成的灾难，使陈暂时轻松了点儿。那灾难或许比这疯狂的气氛更好一些。他凑近了看一看：正是两个钟头之前，他在通明透亮的场合眼见的那个人物。那只脚几乎触到了陈的裤子，此刻突然像钥匙般转动了，然后在静夜中复归原位。也许睡着的人觉察到了什么，但又不到清醒的程度……陈颤栗了一下：一只虫爬过了他的皮肤。不，那是他胳膊上的血，正一滴滴流着。同时仍有一种晕船的感觉。

只要一个动作，那人就必死无疑。杀死他不难：但要触及他的身躯却非易事。下手得准确无误。那人平躺在欧式床铺上，只着一条短裤。但那肥厚的皮肉遮得肋骨看不清楚。陈得将暗黑色的乳头当作标识。他懂得由上而下扎过去是何其困难。于是他将短匕高高举起，刀锋朝上。但左边的乳头在远端：要想穿

过蚊帐,就须穷尽手臂之长,像挥动高尔夫球棒一样画一个弧形。于是他改换匕首的方位,刀锋变做了横向。触及这具静止的躯体就像击中一具死尸一般困难,或许原因也相同。大约是由于受这死尸念头的感应,突然响起一声粗喘。陈已欲退不能,两臂和双脚全然瘫软。但那声粗喘渐趋正常,原来是打呼噜,而不是喘气。他又重新变成脆弱的活物;而就在这一刻,陈却觉得自己受到了轻侮。那具躯体轻轻朝右滑动。他现在会醒过来吗?陈用刺透一块木板的力气,猛然截住那躯体,只听得细白布扑哧一声撕裂了,其间掺杂着砰然的撞击声。陈的感觉似乎直达刀尖,他感觉到那躯体在金属床绷的反弹下蹦向自己。他竭力伸直胳膊,想将它挡在原地;只见那人的两条腿同时向胸口收缩,像被捆缚起来。接着它们突然软瘫了。得再下一刀才行,但如何抽回那短匕?躯体依旧侧卧,并不稳定:方才的抽搐无碍于这姿势。陈觉得自己已用短匕将它压牢在床上,倾注了他全身的力量。透过敞开的蚊帐,他将那人看得很清楚:他的眼皮已经张开(也许他已经醒来?),眼睑却毫无血色。鲜血开始顺着短匕涌流,在虚幻的灯光中泛着黑色。这具沉甸甸的躯体随时可能向左右跌落,此刻它还有一点活力。陈不能松开匕首。恰是通过这件武器,通过挺直的臂膀和疼痛的肩部,那具躯体与他之间有了—股恐慌的电流,直涌他的胸口和砰然搏击的心房——这间屋里惟一运动的物体。他木然呆立着;他觉得继续从他左臂流出的,是那个人的血。再没有什么新情况,他却猛地认定此人已死无疑。他屏住气息,继续将那具躯体钉在侧卧的姿势上,留驻在那孤寂的房间宁静模糊的光芒中。这里并没有格斗的迹象,连看来已裂成两片的细白布上的窟窿也不像格斗所致:惟有寂静,和令他陶陶然的压倒一切的醉意。他远离活人世界,牢牢贴紧在那把匕首上。他的手指越攥越紧,但臂部的肌肉却已松开,

整个臂膊像根绳索在颤动。这已不是一般的害怕，而是自幼未曾领教过的既残忍、又严肃的惊恐：他兀自面对死亡、单独待在一片无人之地，被恐怖和血腥压迫得颓然乏力。

他终于松开手来。那身躯渐渐伏倒在床上：匕首柄既已歪斜，床单上便渐渐渗出一大块暗褐的印迹，像活物般悄然漾开。在它的近处，两只尖耳朵的影子也正在显露、伸展。

门在近处，阳台却在稍远的地方：但尖耳的影子是从阳台伸过来的。陈虽不信鬼神，此刻却软瘫在床边，无力转身。他突然一愣：只听得一声猫叫。他已有一半脱出身来，这才敢四下张望。原来是屋檐上的一只猫蹑足从窗口溜进来，两眼正死死盯着他。随着猫影前移，陈感到忿忿然：凡是活物都不该潜入他已投身的这可怕的所在——任何活物，只要眼见他手持匕首，就有碍他重返人群。他打开剃刀跨前一步：那畜牲竟从阳台上溜走了。展现在陈眼前的是大上海。

黑夜在惶惶不安的氛围中激荡，像夹着许多火星的一片漫漫浓烟在跃动；随着它渐趋平静的呼吸，夜色变得凝重。在云霭间隙中，某些星辰在永恒运动中滞留不前，给黝黑的夜色注入一股稍微新鲜的气息。一声汽笛鸣响，随即消失在这痛苦的宁静中。在楼底，午夜的光线透过一层黄雾，映照在湿润的碎石路和灰白的路枕上。那里，正在跃动的是不杀人者的生活。那里有数百万条生命，现在却都拒绝他的生命。然而死亡正渐渐离他远去，像那人的鲜血流淌一样，正从他自身的躯壳缓缓流走。与这死亡相比，生者卑微的怒斥又算得了什么？这静止或闪动的影子都是生命，如同河流，如同远方不见踪影的大海、大海……他终于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怀着无穷的感激，同这生命复归联结：他几乎要嚎哭起来，像方才一样不胜激动。

“该溜走啦……”然而他却呆在原地不动，静观灯火辉煌的

马路上汽车奔驰，脚下的路人行色匆匆。他如同盲人重见天日似的凝视着，又像饿汉进食一般吞噬着。这是对生命的贪婪。他多么想摸摸这些身躯啊！在大江彼岸，一声汽笛响彻云霄：兵工厂的工人正在进行夜班交接。这些工人制造武器杀害为他们战斗的人，真是愚蠢！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难道还像田产一样，归那军事独裁者占有？难道它将如一群牲口，永远租借给军阀和西方商人？他此番的暗杀之举抵得上中国兵工厂一段长时间的生产：即将进行的起义会把上海交到革命军手中，然而仅仅拥有不足二百条步枪。这死鬼是一名中间商，刚同政府谈妥一宗约三百支带托手枪的买卖。起义者一弄到这批枪，首先该采取的行动就是缴警察的械，以便武装自己。他们成功的机会就陡增一倍。不过，十分钟来陈根本没想这事。

他杀这人是为了弄到一份文件，此刻却没动手去取。衣服挂在床脚蚊帐下方。他将衣兜翻了个遍。手绢、香烟……却没见到文件夹。屋里还是老样子：一顶蚊帐、几堵白墙、清晰的长方形灯光；暗杀并没有引起变化……他合上眼，将手探向枕下。摸到了文件夹，那夹子很小，像一个钱包。在托枕头的当儿，那人的脑袋显得很轻，这使他更觉不安，睁圆了两眼：枕上并无血迹，那人不像是魂归西天。要不要再杀一次？然而他的目光已遇见那翻白的两眼和床单上的血迹。为了查找那只文件夹，他退回到明亮处：那是从一家餐馆照进的灯光，餐馆里响彻麻将声。他找到了文件，带上文件夹，几乎是跑出了屋子。接着他将屋门牢牢锁上，把钥匙放进衣袋。在旅馆走廊尽头（他竭力放缓脚步）并没有电梯。该不该按电铃呢？他朝楼下走去。在下一层、即设有舞厅、酒吧和弹子房的那层，聚着等候电梯的十来个人。他跟随他们走进去。“穿红衣服的舞女真美啊！”身旁那个男人用英语对他说。他是一位有三分醉意的缅甸人或暹罗人。

陈想掴他一记耳光叫他闭嘴，又因为他是活人而想拥抱他。他支吾着算是应答，对方却跟老相识似地拍拍他的肩膀。

“他准以为我也醉了……”但对方又开口想说什么了。

“我可不懂外国语呀，”陈柔柔地说。对方不吭声了，却好奇地打量这位不戴硬领、但着上等粗羊毛衫的年轻人。陈正对电梯里的穿衣镜站着。暗杀在他脸上没留下任何痕迹……。他的长相不像中国人，倒有点像蒙古人：颧骨高高突起，鼻子扁平，却还有鼻梁，像鹰钩鼻。这容貌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显得疲劳：甚至他那坚实的双肩、那老好人式的厚嘴唇，也似乎并无异样；惟有左臂，一弯曲便粘糊糊的，并且发着热……电梯停住了。他随大家一起走出。

凌晨一时

他买了一瓶矿泉水，又叫来一辆出租车：那是一辆门窗紧闭的轿车。他在车上擦净胳膊，用手绢做了包扎。荒凉的铁轨和下午骤雨的积水泛着微光。闪亮的天空倒映其中。不知为什么，陈朝天空凝望着：刚才，他发现星辰时，离天空是多么近啊！随着惶惶的心情稍定，随着他回到人群，他也远离了天空。在马路尽头，装甲车与积水几乎泛着一样的灰色，静静的人影端着刺刀，形成一排明晃晃的横档：是岗哨、也是法租界的尽头。出租车不能再向前开。于是陈出示了假护照，上面写着 he 担任租界雇用的电工。哨兵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这证件（“我刚刚做的事肯定没有露马脚”），随即放行。他面前横着双共和大道，那是中国城的边界。

一片荒凉和寂静。嗡嗡的声浪，掺和着中国最大城市的杂沓声在这里消失，如同地心的声音消失在古井之底。是战斗的种种声响，以及不愿就寝者最后狂放的摇荡。不过活着的人们

却在远处。这里，世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黑夜，陈用本能与之融合，好似喜得至交：这片惶惶的洞天黑地并不反对暗杀。那是已杳无人迹的世界、永恒的世界。白昼会重返这堆瓦砾，重返这纵横交错的街巷里来吗？在这些街巷的深处，一盏灯笼正照亮无窗的墙壁和一堆电线。存在着一个暗杀的世界，他正待在它的中心。没有活物、没有动静，近处阒无声息，连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弃犬的哀吠也没有。

终于出现了一家脏乱不堪的店铺：陆有顺和赫梅尔里克唱片行。得回到人中间……他等了几分钟，并未完全放下心来便叩击起一块门板。店门几乎立刻打开：店里唱片排列整齐，有点儿像市立图书馆；接着是后堂，宽敞、光洁，四位同志着短袖衬衫在等候。

砰然一记关门声震得吊灯摇晃：人面消失而又再现——左边的胖子是陆有顺；赫梅尔里克的面容像心力交瘁的拳击家，光着头、弯鼻梁、双肩下塌。后排阴暗处是加托夫。右首站着吉索尔·强矢^①。灯光自上方劈头照落下来，突现了他那日本版画式人物下垂的嘴角。灯光从远端照得人影变形，这位混血儿就跟欧洲人差不多了。灯具的摇晃变得更短促：强矢的两副脸孔交替出现，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小。

大家都木然而紧张地瞧着陈，却没有开口。陈扫视了撒满葵瓜子壳的方砖地。他可以对这些人侃侃叙来，但却不能自释。

人体对刀锋阻力力的问题始终萦绕于他的脑际，这力量竟大大胜过他的臂力：没想到它那么厉害……

^① 原文 Kyo Gisors，即 Kyoshi Gisors。作者将本书的这位主人公写成法国、日本混血儿，未在书中出现的母亲是日本人。Kyoshi 可有多种汉译，取“强矢”之说无特殊意义。